

王尔德全集



Oscar Fingal O'Flaherty Wills Wil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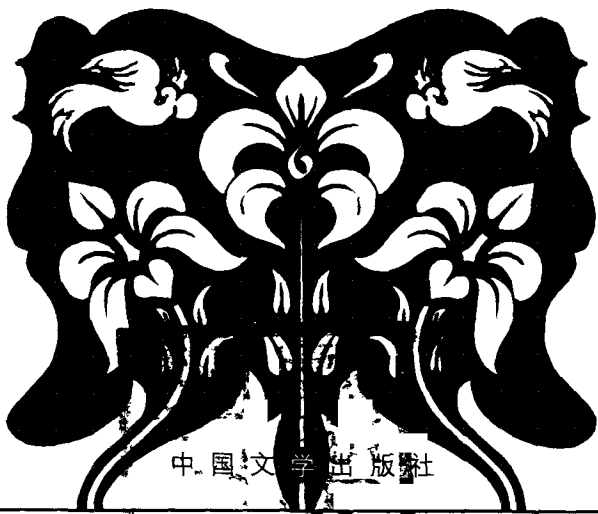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出版社



王尔德全集

书信卷
(下)

常绍民 沈 弘等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

目 录

| | |
|--------------------------|-----|
| 第六编 雷丁：1895—1897 | 1 |
| 第七编 贝尔讷瓦勒：1897 | 259 |
| 第八编 那不勒斯：1897—1898 | 399 |
| 第九编 巴黎：1898—1900 | 501 |
| 尾 声..... | 755 |
| 附 录..... | 784 |
| 收信人译名对照表..... | 792 |
| | |
| 王尔德年表..... | 804 |
| 世纪末的王尔德 | |
| ——全集编后记..... | 821 |



第六编

雷 丁

1895—1897

朱纯深等 译



第六编

雷丁：1895—1897

1895年4月6日，在博街违警罪法庭，王尔德被控告违反了1885年刑法修正案第十一条。保释未获法官约翰·布里奇爵士同意。4月26日，在老贝利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由查理斯法官先生负责他的第一次受审。在此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霍洛韦。5月1日，陪审团意见不一致，决议重新审理。5月7日，王尔德就保获释。5月20日，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威尔斯法官先生负责王尔德的复审。5月25日，王尔德被判有罪，判在监狱服两年苦役，头六个月分别在彭顿维尔和万兹沃斯监狱，其余在雷丁监狱。关于他受审的完整记录，见H·蒙哥马利·海德编辑的《奥斯卡·王尔德受审记》(1948)。

致埃达·莱韦森和欧内斯特·莱韦森

海德 (D. & M.) 手稿

1895年4月9日

霍洛韦监狱

亲爱的斯芬克斯和欧内斯特，我在狱中给你们写信。我已经感到了你们亲切的话语，虽然它们在我孤独时让我流泪，却给了我安慰。我并不是真的独自一人，一个小东西，金黄色的头发，

像天使一样，经常在我身边。他的出现使得我黯然失色。他四处动着，如幽暗中的一朵白花。

这个跟头跌得多么惨！为什么那个西比尔^①只说好听的？我一心想着保护他，使他免受他父亲的伤害，我没想过别的，可现在——

我写不下去了。对我来说，你和欧内斯特是多么善良，多么和蔼可亲！

奥斯卡

致莫尔·阿迪和罗伯特·罗斯

克拉克手稿

1895年4月9日

霍洛韦监狱

亲爱的莫尔和博比，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斯芬克斯、欧内斯特

^① the Sibyl, 即算命人 Robinson 夫人。Constance Wilde 于 1895 年 4 月 19 日从巴巴库姆给她写过一封信（莱斯利打印件）：

我亲爱的鲁滨逊夫人，我丈夫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呢？他背叛并欺骗了我，也毁了我可爱的孩子们的生活。能给我讲点儿什么吗？你曾对我说过，这个可怕的打击过后，我的生活将会容易起来，但我的生活中还有幸福吗，或者根本就是死路一条呢？我心里失望极了。正像掌纹把我的手掌切分开来一样，我的生活已经被分割成碎片了。

一俟这次审判结束，我就不得不去法院申请分居，或者可能的话，离婚，这样就能得到对孩子们的监护权。对他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个悲剧。

请写信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你诚挚的

康斯坦丝·王尔德

我没有忘记还欠着你一个畿尼。

·莱韦森和伯纳德·比里夫人（教堂小屋，玛丽莱博恩路），他们的挚爱 and 好心肠实在令我感动。

请通知新旅行家俱乐部委员会，还有阿尔比弥俱乐部，我放弃我的委员身分（皮卡迪利大街和多弗尔街）。

博西真不错。记不起别的事情了。昨天我见着他了。

这里的人对我还行，但我没有书看，没有烟抽，睡眠很糟糕。永远属于你们的

奥斯卡

叫博比到泰特街去一趟，取一份用打字机打印的手稿，那是我的无韵诗体悲剧的一部分，另外去卧室里取出黑色封面的《圣女》^①。

致 R·H·谢拉德

克拉克手稿

1895年4月13日

霍洛韦监狱

我亲爱的罗伯特，在我这样极为糟糕可怕的处境中，你的信给了我怎样的鼓舞和安慰，真是难以描述。萨拉、龚古尔和其他艺术家们也同情我的遭遇，我不知有多么高兴。我恳求你们一定

^① 罗斯在其所编《诗文集》中刊印该剧初稿片断时曾附言：“王尔德在受审之时，将近完稿的剧本交给了莱韦森女士。她为将剧本归还给作者，于1897年（1898年？）专门去了一趟巴黎。王尔德旋即把手稿遗忘在一辆出租车上。几天后，他谈笑风生地给我讲丢稿子的事时，还又说出出租车是它的合适去处。”

要转告路易、莫雷斯^①、斯图尔特·梅里尔^②，以及所有其他人，我是多么感动——难以言表的感动。我给你发了个电报，问你萨拉是否会买我的《莎乐美》。我的债权人逼得那么紧，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但当一切好起来时，我一定会还她的。也许，如果你向她提起我需要的是一万法郎（400 英镑），她可能会借的。永远深爱和感激你的

奥斯卡

① Jean Moréas (1856 - 1910)，希腊和法国诗人。

② Stuart Fitzrandolph Merrill (1863 - 1915)，定居巴黎用法文写作的美国人。他于 1890 年与 Jonathan Sturges 同访伦敦期间，与王尔德结识。1895 年 11 月，他为乞请维多利亚女王恩准王尔德从狱中获释，曾专门起草了一份请愿书，但此举并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法国著名作家同意在请愿书上签名。剧作家萨尔杜 (Sardou) 写道：“无论如何，我也不趟这混水，它太可恶了。”儒尔·勒纳尔 (Jules Renard) 则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有：“我很愿意在为王尔德的请愿书上签名，条件是他以荣誉保证……永远不再写作。”（郭宏安译）

1895 年 11 月 27 日，Jonathan Sturges 在从伦敦写给 Merrill 的信（普林斯顿手稿）中说道：

“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昨天来看我时，我把你信中他关心的部分转递给了他，他过几天会亲自写信给你，但我想他将不会在请愿书上签名，虽然我知道他也为王尔德感到惋惜……詹姆斯说，请愿书将不可能对负责此案的本地当局发生丝毫影响，在那些官僚的鼻孔当中，左拉乃至布尔热 (Bourget) 的鼎鼎大名跟臭味没有什么区别，而这份文件只能会作为一件王尔德的友人向他表示个人忠诚的宣言而存世，而他从来都不是王尔德的朋友。”

在一封于 1896 年 5 月 6 日从巴黎寄给安德烈·纪德的信（杜塞手稿）中，道格拉斯附有这样一首诗：

(接上页)

十四行诗

——致那些为了维护自己无瑕的声誉和孤傲的气派
而拒绝在要求为奥斯卡·王尔德开恩的请愿书
上签名的法国文人（左拉、科佩、萨都等先生）

哪怕是一千年里所有的诗人，也无法
无法打开英国的牢门。即便是阴曹
也曾为色雷斯人奥菲士的歌声而感召，^①
现在，就好像爱的眼泪徒然流洒，
艺术已无能为力。你们心里充满害怕，
还有卑劣的自爱，但是终将知道，
对仁慈的呼声你们不是诘难就是讥嘲，
不是他，而是你们自己，才可怜巴巴。

你们要问在请愿上签名的还有谁？
真是白痴！它已由伟大的死者签署，
有神圣的莎士比亚，苏格拉底，
有那位佛罗伦萨人^②，还有柏拉图，
他们都超凡脱俗。错过这唯一的机会，
你们这帮家伙再也不能与他们并立！

(陆建德 译)

① 在希腊神话中，色雷斯歌手奥菲士之妻欧律狄克在新婚夜被蟒蛇所杀，奥菲士以歌声打动冥王，冥王准欧律狄克回生，但要求奥菲士在引她返回阳世的路上不得回视。奥菲士未能做到，欧律狄克又被抓回阴间。

② 指但丁。

致 R·H·谢拉德

杜坎手稿

1895年4月16日

霍洛韦监狱

我亲爱的罗伯特，善良、胆大而又鲁莽的朋友！收到你的信，得知所有的好消息，我很高兴。至于我，日子难熬——已经麻木不仁了。日子慢吞吞地过去，只有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的每日来访使得我的日子稍微过得快些。可即使在他身上，我也只看见屈辱悲惨。

一个礼拜不要决斗六次以上！我想萨拉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你的豪侠义气——你的美好的情谊，胜过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永远属于你的

奥斯卡

致埃达·莱韦森^①

1895年4月17日

霍洛韦监狱

我听说，一些灵魂和天性高尚美好的人们正在为我做极精彩的事情。

^① 选自《致斯芬克斯的信》。

当然，我无法谢你，言语是不能承此重荷的，我甚至都没想过要这么做。我只是想说，活着而满怀着挚爱和怜悯的人中，你最可爱的形象，永驻在我的心坎中——虽然我的心已经半破碎了。

至于我，爱的羽翼围绕着我：圣土。

永远对你怀着深爱 and 感激的

奥斯卡

致 R·H·谢拉德

克拉克手稿

1895 年 4 月 20 日

霍洛韦监狱

亲爱的罗伯特，对你的来信感激不尽。当然，萨拉没有守约——她从不守约^①。

我很感谢于格·勒贝尔^②，代我谢他。毋庸置疑，一个艺术家的任何仁慈都会让我多么感动。

亲爱的老罗伯特，永远深爱你的

奥斯卡

① 在《奥斯卡·王尔德：一段不幸友谊的故事》(Oscar Wilde: *The Story of An Unhappy Friendship*) 中，谢拉德描述了莎拉·贝纳尔如何谦和地接待了他，听见王尔德的悲惨命运时又如何失声痛哭，以及她说自己没法买下《莎乐美》，但却愿意借些钱给王尔德。她同谢拉德定了一系列的约会时间，但次次都爽约，也从未给过王尔德什么东西。

② Hugues Rebelle 是法国小说家 Georges Grassal (1868—1905) 的笔名，由他用法文所译的《意图集》出版于 1906 年。

致埃达·莱韦森

克拉克手稿

1895年4月23日

霍洛韦监狱

我亲爱的斯芬克斯，我刚收到你的以及欧内斯特的可爱短简，你俩对我可真好！

威利给我写的这些信是最可怕的，我已经求他别写下去了。^①

今天博西早早就来看我。我的法律顾问好像希望我的案子马上开审。可我不希望这样，博西也不想这样。无论能否保释，我想我们最好是等待。

[又及]

我见过了法律顾问和博西，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的生命似乎已经离我而去，我感觉陷入一张可怕的网中。我不知如何是好。当我想及他在为我着想时，我又没那么在乎了。我没想别的。永远属于你的

奥斯卡

^① W·B·叶芝记述王尔德说过这样的话：“我可怜的哥哥写信告诉我，他在全伦敦为我辩护；我可怜又可爱的哥哥，他能摧毁一台蒸汽机。”

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①

星期一晚 [1895年4月29日]

霍洛韦监狱

我最亲爱的人儿，写这封信给你，是向你保证我对你的爱是
不朽的，是永远不变的。明天一切就会结束。如果坐牢和受辱是
我命中注定的，有我对你的爱和这种念头，这种更圣洁的信仰，
即你也爱我，我想我能在不幸中支撑下去，并且希望能让我最大
限度耐心地忍受我的痛苦。既然我希望，不，是确信，我们能在
某处再见面，它是我的目标，也是鼓励我现在活下去的原因。

① 1895年8月，道格拉斯在索伦托(Sorrento)为王尔德写了一篇言辞激昂的辩护文章，原拟给《法兰西信使》发表，但王尔德得知文章中引用了他自霍洛韦写给道格拉斯的一些信后，便告诉谢拉德要阻止此文的刊发。于是，他采取行动后，该文便再也没有发表过（见453页及其后诸页内容）。道格拉斯文章系用英文写成，朋友们代他译成了法文。一份译文手稿现在于普林斯顿，其文本主体（我相信）出自Henry D. Davway手笔。译稿上有多处由另一个人（可能是《法兰西信使》的某位编辑）改订的笔迹，王尔德的三封信系由第三个人翻译出来的。所有这些字迹显然都出自法国人或者擅用法文写作之人手笔。Stuart Mason不知怎样见到了这份文件，并且将其回译成了英文（克隆克打印件）。辅印于此的该信文本，以及396页和397页上的信文，均由我根据Mason的版本做底本得着，为了使之更为合乎王尔德本人的语言表达，我没有犹豫就根据法文意思对一些词句进行了个别改动，有些句子我也采用道格拉斯在其《自传》（*Autobiography*，1929）中所引用的版本。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令王尔德的原话发生轻微的变化，但其内容实质却是容易怀疑的。道格拉斯说，他后来毁掉150封王尔德写给他的信，其中也包括那些寄自霍洛韦的信。

道格拉斯在其文中记述道，王尔德曾在该信封上写有“待陪审团判决后再寄出”字样。事实上，这封信直到5月25日第二次陪审团裁决出来后才送出。

啊，我因此必须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亲爱的——^①今天来看我。我让他给你捎几个口信。他告诉我一件事，让我安下心来，那就是我母亲生活上决不会短缺什么。我一直在提供她的生活费，想起她会备受艰辛，我就非常难过。关于你（你这个有基督般心肠的标致少年），你，我求你了，一等你把你能做的做完，立即去意大利，恢复平静，以你奇妙优雅的笔写你那些可爱的诗歌。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要在英国暴露你自己。如果有一天，在科孚或者某个迷人的小岛，有一间屋子，我们能住在一起，哦！生活会比任何时候都要甜蜜。你的爱有着宽阔而有力的羽翼，它们穿过牢笼，给我以安慰。它们是我光阴中的亮光。我知道，如果命运与我们作对，那些不知道爱是什么的人会写道，是我对你的生活起了坏影响。如果他们那样写，你应该站在你的立场上，说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爱一直是美好的，高贵的，如果我成为一出可怕悲剧的受害者，那是因为人们没有理解爱的本质。今天早上你的信说了些给我勇气的话，我必须记住它们。你写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于你，也于我自己，活下去是我的责任。我想是对的。我会争取的，我会活下去的。我想要你让汉弗莱斯先生知道你的行动，这样，他来看我时，就可以告诉我你在干什么。我想律师可以经常来见犯人，这样我便能和你联系。

你已经走了，我真高兴！^②我知道你付出了什么代价。当我一想起你还留在英格兰，你的名字在法庭被提及，我就焦虑不

① 此名系道格拉斯所删。

② 4月25日，亦即王尔德第一次受审的前夕，道格拉斯离开了英国。在王尔德律师的急切请求下，他极不情愿地踏上了旅程，此后相继去加来、鲁昂和巴黎等地。

安。我希望你能有所有由我写的书，我的藏书都给卖了。^①我朝你伸出双手。哦！愿我能触摸到你的头发和双手。我想你的爱会注视着我的生活。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在一个地方过着舒适平静的生活。有花，有画，有书，以及做不完的工作。尽快让我收到你的信。我在极大的痛苦中给你写这封信。法庭上的漫长一天让我精疲力竭。最亲爱的人儿，年轻人中最温馨的人儿，最受宠的和最可爱的。哦！等着我！等着我！我还是上次我们见面时的老样子，你虔诚的、永远爱你的

奥斯卡

致埃达·莱韦森

克拉克手稿

1895年5月3日

霍洛韦监狱

我亲爱的和了不起的斯芬克斯，如果我今天没有获得保释^②，你愿意给我送些书来吗？我想要些斯蒂文森的书——《巴伦特雷少爷》和《绑架》。他^③走了，没人给我带书来，所以我来麻烦你。因为你和欧内斯特对我那么好，我很高兴，可我想我永远也无法回报你们。生命太短暂了，不允许这么做。我欠你们

① 在债权人坚持下，泰特街16号的什物，包括王尔德所有的藏书和文稿在内，全部于4月24日被迫售出。

② 在5月1日的初审中，陪审团不同意王尔德保释，而在5月3日，一位内庭法官（波洛克男爵）却同意了对王尔德进行保释。其保证人为霍伊克的道格拉斯勋爵和Stewart Headlam牧师。

③ 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的，永远，永远。

你的信让我快活极了，我真希望马上见着你。我好久没收到信了，不过今天收到“鸢尾花”^①的一封信，我以一种异常的心情盼望着它的到来。

由衷地感谢欧内斯特。永远感激和挚爱你们的

奥斯卡

致埃达·莱韦森

克拉克手稿

[1895年5月4日或5日]

霍洛韦监狱

我亲爱的斯芬克斯，欧内斯特寄的莎士比亚安全到了，我听说你寄的书在楼下。我希望允许我去取，因为这儿的星期天是那么漫长。

今天我收到“长寿花”的两封信——另外——，我看见了弗兰克·哈里斯。他很令人愉快，我想他将会在报界方面帮些忙。我刚才往加来写了封信，说你和欧内斯特对我是多么好。我相信下周二我能出去。当然，我必须见你，永远挚爱你的

奥斯卡

^① “鸢尾花”（Fleur-de-lys）和“长寿花”（Jonquil）[见下封信]是王尔德给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取的两个绰号。道格拉斯写有一首名为《长寿花和鸢尾花》的歌谣，讲述的是王子与牧童互换衣物的故事。此诗收录在他1896年出版的《诗集》当中。